

爱的魅力

金马青春年华丛书



爱 的 魅 力

中国青年出版社

金 马

封面、尾花：任建辉
责任编辑：孟广森
李晓丽

爱的魔力

金马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5印张 2插页 75千字

1986年1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0册 定价0.76元

目 次



作者小序 1

—

您好，智慧鸟！ 2

雄狮图 10

足尖上的美神 15

美的呐喊 20

吉美德珊情话 24

美的层次 30

“天国”的诱惑 36

蜡美人的悲哀 41

—

蝼蚁壮歌 46

秋虫·悲喜·功过	51
狼的喜剧	56
荒谬——一个古老的命题	61
奇闻思缕	68
习惯“视力”揭秘	72

三

巨人的时代	77
针尖上的天使	82
采给勇士的花束	86
从恐龙的“副脑”说到挚友的 “外脑”	91
发丝上的猛士	96
思维的花朵	100
新 星	103
连理花最美	107
“魔鬼”骑士之歌	111
远观·近取	115
炉边闲话	119

四

“爱的魅力”辨	128
傍晚,当你轻轻推开门扉	137
诗意·爱情·哲思	141

碑的联想.....	147
代后记：我写散文《蝼蚁壮歌》	150

作 者 小 序

我知道，我不美。但我却愿为美呐喊。

我发现，凡是充满智慧和理想的青春都是美的，而且，美得那么脱俗，那么惊人。

我祝愿，这青春美将世界陶醉，将宇宙陶醉；自己却机警地醒着，永远睁着她那双睿智而美丽的眼睛。

1984年10月1日

您好，智慧鸟！



莫非果真是那如诗似梦的山水酿造出来的
梦么？

要不，从漓江归来，为什么有一只美丽的智
慧鸟总是令人醒智地鸣叫着，用它那粘满时代
信息的羽翼激荡着我心灵的波浪呢？

这智慧鸟儿生自哪里，来自何方，它何以有
这般神力使得我如此神魂颠倒、痴情着迷呢？

这倒要从我同鸟儿的历史关系说起呢。

贫穷，那能使“食肉类”的人类蜕变成“食草
类”的难耐的贫穷，曾经迫使我成为大自然鸟类
的“天敌”。记得小时候，为了自我满足作为“食
肉类”的生理需要，我常常逃学，背上自制的弹
弓和用胶泥烤制的弹丸，奔走于山野林莽之间，
凡是弹弓之力可能猎捕的鸟类，均属我射杀之
列。那时，由于我练就了一副手起鸟落的过硬

功夫，半天下来各色鸟儿常常被我成串地挂在腰下，俨如一个古代的“勇士”。在满载而归前，我常常来到田间井台旁，就着冀中平原惯用的铁斗水车车出的水流，冲洗剖剥好了的鸟儿，用黄泥包裹和柴草烧熟，香甜地饱餐一顿。在饥饿的折磨下，我深信肚皮比什么都富于智慧，生理饥饿毕竟比精神饥饿更需要获得满足。因此，那时我无论看到怎样美丽的鸟儿在眼前飞过，也总觉得那是飞过的一团肉。要说对鸟儿还有点什么好的印象，就是那时候土地都有主儿，花草树木都有姓儿，惟独野生的鸟儿姓公，无论对谁都可以一样地慷慨捐躯。

及至长大后，也许是下意识地为自己过去的行径解嘲吧，我对柏拉图在揶揄爱奥尼亚的哲学家时所说的一段话特别感兴趣，他认为“鸟是由无害但是低能的人变的，这些人只留心天上的事情，但由于头脑简单，认为这些事情的最可靠的证据就是眼睛。”可是，鸟儿既然“低能”，为什么还要“留心天上的事情”？既然“头脑简单”，为什么还要尽情地扩大自己的视野，勇做长空的主人？这些我没有去想，也不愿去想……

可是，如今却有一只美得无与伦比的智慧鸟儿总是在我的心灵中盘旋、飞翔。有时，又恍惚觉得我幻化成了当代的尼尔斯骑士^①，被这鸟儿驮着腾空而起，穿过芦笛岩的原始森林^②，吻别秦俑博物馆的古老战车，瞻仰过马克思的墓碑，抚慰过列宁的英灵，来到一个时代巨人的面前，我依稀看到：他

① 指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② 芦笛岩岩洞内的一个壮观的风景点，它宛若一座晨曦微露时刻的巨大原始森林。

披挂着益智的璎珞，双手捧着足以激发创造活力的奇花异果，正微笑着向我走来。

莫非这真的是一场梦么？

抑或是漓江神女在同人间的书呆子嬉戏么？

不！我清楚地记得，这富于智慧的鸟儿确实是在漓江神游中开始撞入我的胸怀，使我逐渐发现了它的惊人的美丽和超凡的灵性的。

……那是在杨堤码头上，我被一对标价十八元的笼鸟吸引住了。我伫立良久，凝视着这对令人十分怜爱的小生灵：它们正在用精巧的喙，梳理着银色中杂有红点儿的冠羽，姿色分外秀美。可我转而又想：我这个幼年时鸟儿的“天敌”，难道也会产生欣赏鸟儿的审美情趣么？是聪明的肚皮在饥饿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智慧有所转移呢？还是应了“近山者智，近水者仁”的典呢？我不愿多想，却还是为自己开始萌生的此种雅兴暗自得意了。

有趣的是，半个小时之后，随着拥上游船甲板的人群，我又和这对曾在江岸邂逅的笼鸟相遇了。这时是一对热情质朴的年轻人兴奋地捧着它。我为这对笼鸟获得这样的好主人而衷心地祝福。不料，当游船压碎水晶似的航道，驶往漓江最美丽、最壮观的风景点“九马画山”时，只见男青年高高举起竹编的鸟笼，女青年迅速地把笼门打开，欢呼着、雀跃着叫道：

“美丽的鸟儿飞去吧，
向着蓝天，向着森林，

向着智慧的大千世界，
自由地飞去吧！”

两只受惊的小“囚徒”，先是吃惊地望着年轻人热烈地期待着的眼神，继而欢快地夺门而出，噗棱棱直插云天，逐渐变成了这百里风景线上的一双彩色的游动的亮点。

我被这两位青年人的意外举动惊呆了。从他们的衣着打扮和神情谈吐来看，完全象清贫的大学生，哪儿有这般经济实力，花十八元钱买一阵放生的雅兴呢？如果我的猜测不错的话，是什么缘由促成他们这么富于理性、富于传奇色彩的审美情趣呢？我不禁联想起我在杨堤初次与笼鸟邂逅时触发我暗自得意的事由，我自叹：比起当代青年来，我那审美情趣的格调真是相形见绌啦！

在就餐时，我有意坐到他们对面，一面品尝着用漓江活鱼加工的鱼品，一面和他们无拘无束地攀谈了起来：

“花那么多钱买对鸟儿，怎么又把它们放了？”

先是女青年银铃似地笑了起来：“这有什么奇怪的？君该晓得欧阳修写的那首叫做《画眉鸟》的诗吧：‘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古人尚知此理呢……”女青年半是庄严、半是谐趣地说道。

男青年显然被女伴的回答感动了，他不待女伴说完，已经在不停地推动着他那副并未松动的玳瑁眼镜，以憨厚的近乎迂腐的神态象念诗一样地接着说道：

“鸟儿飞上天空，是为了准确地认识自己在大自然中的位

置，是为了采撷大自然的精英，以强化自己的肌体。因为，它们视野开阔，灵性飞动，因而能随着物候的变化而迁徙；因为它们善于同大自然和谐地相处，因而它们的色彩也就变得分外绚丽。可惜，某些人们却在有意、无意地扼杀着自身经千百万年来的进化所形成的潜能素质，把自己变为‘智慧的囚徒’，这已经十分可悲，怎能不让智慧的鸟儿也蒙受这种戕害呢！”

男青年的讲述低沉有力……我听着这远远超出了诗意的回答，放眼瞭望着窗外掠过的奇妙山影，我止箸了，嘴里已经咀嚼不出漓江鱼那鲜美的风味，我分明觉得有一派历史的罡风在耳边呼啸，有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催发我不安的灵魂骚动。

据说，大凡能造人的神灵都是偏爱女性的，他们把活泼性和进攻性更多地赋予了她们。难怪这时女青年睁着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深情地凝视着她的男伴，迅速准确地从我的鱼盘里拣了一块肥嫩的漓江鱼递给他，并连连叫道：“精彩，说得精彩！谢谢您啦！真该给您发一枚‘超级智慧勋章’哩。先借花献佛，奖一块这位知音的鱼吧！”

真荣幸，他们竟把我当做知音了。如果他们知道我那富于智慧的肚皮曾经把我和鸟类的关系搞得多么狼狈，他们会怎样……我不敢去想，也不愿去想。

果真，船到阳朔，我们已经象是同行者了。他们邀我一同登岸，一同沿着嫦娥奔月的小道登上神奇的月亮山山巅。十分健谈的女青年一路喋喋不休，向我这位“知音”毫无掩饰地披露着他们那一双透亮的心灵。

原来，他们长期都曾经是待业青年，而且都是父母早逝的伦理环境的孤独者。然而，他们却有幸遇上了善于采撷智慧的芳邻，他们在求知若渴的益智环境影响下，挺直了自立的筋骨和腰板，逐渐认识了什么是青年一代所应该追求的美，逐渐理解了“美是爱智慧的哲学家”的真谛。他们拒绝了政府的救助和邻里的物质上的恩赐，坚强地靠洗衣、誊写的收入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一天也没有忘记他们曾共游于学海里。如今，他们一个是代课教师，一个从事个体经营，说是为了以丰养歉——以个体经营的较丰厚的收入为改变智慧贫乏的状况创造必要的条件。女青年兴奋地告诉我：他们不相信世上有什麼命运，但却坚信他们遇上了可以在智慧之海里自由游泳的好时代。他们各自正在自聘导师的指导下研读哲学和文学，在他们不足十平米面积的家里，除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外，尚不准备添置那些不仅占据生理空间，还可能侵犯心理空间的家什；他们最富有的是书籍以及学习的工具。为了求知，他们花费多大的代价都在所不惜。他们把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智力投资，用于同学友的有益交往。他们对智力投资的概念理解得相当广泛，其中包括开扩眼界、陶冶性情的旅游。这次，他们双双来到桂林畅游漓江，只是实践他们拟议中的庞大的旅游计划之一。前不久，他们花了几千元的高昂代价买了一台微电脑，并且专门求师学会了必要的编制程序的技术，以便以百倍的效率整理和存储资料，建立起自己的“外脑”——“智慧库”。男青年还略带神秘的表情告诉我：他们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立志积攒财力，一旦有可能，就去购买将来可望

购置的电子终端设施，以便将他们的智力活动同一切有可能联结的智慧网络联结起来……他们就是这样，要在我们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地球上，营建起属于自己一代的，富于活力，富于智慧，富于创造的青春形象；塑造属于自己一代的，心境坦荡如飞鸟流云，社会伦理环境如亲子手足，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高度和谐统一的文明体系。说到最后，女青年兴奋得满脸绯红，她拉了一下被春风吹拂着的蓝围巾，幸福地眯起一双长着长长睫毛的大眼睛，望着那不时变幻着模样的扑朔迷离的群山，象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朋友，您不会以为我们是当代的‘乌托邦’吧？您不会以为我们这是在唱浪漫的梦幻曲吧？”

“亲爱的朋友，怎么会呢。”我心里祝福地想着，但却没有立即回答。因为我的神志已经不知不觉地痴迷了：多么可爱的年轻人，多么富于时代感的气质，多么善于捕捉美的心智，多么……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山川，我们的大地多么令人心醉啊，您从历史的泥泞刚刚迈出，您的忠实的儿女们就朝着您呐喊的方向迅跑了。难怪他们那么豁达大度，那么质朴无华；难怪他们不忍心谛听笼鸟的鸣叫，不能容忍那本应属于大自然、那本该在长空中自由飞动的灵性变为只为少数人观赏的“囚徒”。

也许是女青年已经发现了我的痴呆的表情，也许是为了活跃一下顿时显得静寂的气氛，她突然换了个话题说道：

“您猜怎么着？今天放飞笼鸟，还是这位书呆子提议的呢！可您绝不会想到，就在几年前，他还是个射杀鸟儿的能手

呢。你还没见那时他那个神气劲儿，见了飞鸟就象个恶狼似的……是智慧的追求，使他变了……”

啊，善哉！当今放飞笼鸟的“雅士”，昔日竟也同我一样，是一个自由飞鸟的“天敌”。我释然了。我拜服了。

我的视觉好象在被一种特别有效的清亮剂拂拭着。啊，我终于发现了、看清了引起我心灵骚动的精灵，正是那美得无与伦比的智慧鸟，它已经从我国青年一代深沉而有力地搏动着的胸膛中奋然腾飞，它背负着人民的期望，扑打着时代的羽翼，飞向那开满思维花朵的园林，它从四面八方衔来千百道智慧的金线，它从古往今来的文明沧海中抽绎出万千束美好的情丝，精心编织着民族魂的动人身影，创造着既属于现在、又属于未来的最令人倾心的美学——足以教先人在九泉之下击节高歌的大欢喜！

我不再疑惑这是梦，却又陷入了梦一样的痴狂之中，我情不自禁地向着那曼丽的漓江神女衷心地连祷着：

“愿大自然的鸟儿，
都能自由地飞翔；
愿每个聪颖的心灵，
都成为智慧鸟的故乡……”

雄 狮 图



最近，有位挚友拿来她译的日本高村光太郎的一首诗，要我从文字上帮助润色。当我翻开粉红色的诗笺，看到她用工整的字体译出的诗稿时，立刻被那震撼良知的内容吸引住了。原来，她译的是诗人的杰作，《舔伤口的狮子》。

啊！狮子，舔伤口的狮子！不知怎的，我沉默了，心头掠过了一丝同情的哀愁。我慢慢仰起脸，默许地点点头，看到站在写字台旁的她，眼眶里正汪着一泉泪水，垂落在绿色连衣裙上。我想也许该说几句什么来安慰她，不料发现她很快恢复了常态，道了谢，说了声“再见”，就匆匆离去了。

我透过楼窗目送她，见她举着一把绿色两用伞，毫无顾忌地踩着泥水，向着远方迅捷地迈着大步，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人行道白杨的视野

尽处，进入湿蒙蒙的一片绿雾之中。

我再也坐不下去，蓦然站起身，禁不住激动地踱起步来。她的突然来访，她的匆匆而去，她的译作，她的刚毅的神情和仪态……这一切，在我的心灵之海中顿时搅起一股强劲的波涛，使我忆起她那纯真、稚气的青春，忆起她那一帧帧雄狮的画稿和照片，忆起她和她的丈夫共同创作的《雄狮图》。

记得那是一个炎夏的下午，我独自一人在编辑部值班，有位身着绿色连衣裙的姑娘来访，她摇着挂在耳旁的两条双折吊辫，姗姗来到我的面前，把一叠画稿和照片放在我的写字台上：

“您是编辑先生吧！我斗胆毛遂自荐来啦！”说完，竟交叉起双臂凝视着我，银铃一般笑了起来。她一直笑得弯下腰，“银铃”也越敲越响。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弄得晕头转向，心想：这是从哪儿冒出来个毛丫头，大闹天宫来啦？

当她好不容易止住了笑，直起腰来，也不等我回话，就自我介绍道：“我是美院学生，从小喜欢狮子。我们中华民族这头雄狮已经醒了这么多年，也该抖擞抖擞精神，重振狮威啦！贵刊能发表几幅雄狮的画么？”说着，她还做了一个模拟雄狮舞威的动作，一副顽皮孩子的模样。接着，她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她带来的画稿和照片：里面有她几岁时骑着雄狮标本拍摄的照片，也有她搂着石雕雄狮拍下的少女时代的留影，更多的是她的一幅又一幅的雄狮的素描和图画。这些作品虽然还不够成熟，然而那跃然纸上的头头雄狮精神抖擞，神采飞动，扬洒着豪气和灵秀。她一面娓娓倾诉着尊崇雄狮的心声，一